

論

衡

三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今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鬚呼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諫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諫列也諫生時所行為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且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女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去有謚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



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之
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
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
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
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績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
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
禪焉夫修前末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
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脂舜若膽心愁憂苦形體羸
瘠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
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履事修道則心意誠
和形體肥健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
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立帝三王皆有聖德之
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似仙者非獨黃帝如
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
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
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
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
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
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重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
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之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

謂民朝起者歌也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
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命淮南奇方異術
莫不畢出三邊得道果家乃天宮在皆仙犬吠於天
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會之并隨王而
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曰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
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能飛升之物
生有毛羽之物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並更也蝦蟇化為鶴雀入水為蜃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梯臺之陸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正論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今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始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

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
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
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
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

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
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叛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
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
合景亂首齊本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有浮上而殺下

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

一本作

盧敖仍

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悒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

通鑑十六年相和論衡也

五

此此猶 光日月而載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岬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然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蟹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采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

淮南子卷之七

卷之七

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去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上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

上天之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
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皆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
復還者復育化為煙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
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
有羽翼矣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虛
效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妻家去周章遠矣
終無所得力勸聖極默復歸家而愧無言則言上天
其意欲言道可學得者有山人記始有過故成而復
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以好愈
病案
同其子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亦
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
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矣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惠
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
拜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屣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而瘞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造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燒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之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焉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息之保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通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斷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與之不死非也
今文摯言事則以聲聲以言言以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於外骨節之動於內之轉死今言其
之不死一虛也既無其事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無異也今言文摯覆之
則死二虛也置人寒火之中無覆火之熱置人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必死而况覆水沉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狂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言文摯之時
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
之言四虛也烹軀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癯瘠
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官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欺世登
名今世
道家多
長此術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奇意而
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
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子坐反書言世世好傳虛
故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復口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
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以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
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祀甕辟穀却老方
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上下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
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術而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
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實好方

言奇七

九

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飯座中有年九十餘者
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
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穀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
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
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
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山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
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
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矣十八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

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俱在與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特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論衡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廿六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廿七少君年四十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息成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

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
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之實而徒性壽遲
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
得道素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
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
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
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
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
長人且其面狀少壯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
復為區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壽考七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
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與人相類者矣未
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
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矣
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
度世者術虛也或時老子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
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元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
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

以老子而為
有後議
天下多有
仙道矣

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
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
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
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
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
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上未可謂壽况形體均
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受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
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
飽精神明盛知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
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

論衡

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
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語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
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
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氣滿腹脹不能厭食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
合屑吞數十丸藥力感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
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
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脈在形體

考得形
稟也穀
了

流水不
腐戶樞
不壞所
動搖者
非
若因
其形
樞之
謂也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
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
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
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
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正德十一年補刊論衡十

十三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
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
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
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
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
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
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
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
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

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至人愛世深思事勤愁揚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脂若膏若勝桀紂之若垂腴尺餘天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患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脂與桀紂若膏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之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反堯舜仲父不及禹契而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初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息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若承承元太平堯舜德功假堯腹堯尚有憂舜

六論 卷之九 論節上

十四

陸上 蔣鏞

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虛空也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蕪蕪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躍若騖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立酒池沉湎於酒不食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為一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直羸靡矣然桀紂同一行則立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鉞伸鉤

撫梁易枯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鈞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髮鬚，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一七三補列傳論衡七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代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者，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論衡七

聖主博學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胃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百，盡百

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則受福祚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則受福祚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則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

論語

十七

三觚而退，過於三觚，醉醜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八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祭，紂小之則為酒徒。又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宮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亡事，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筵不能甚樂。令

荒亂之君
三千牛飲
或者其子

至以者
其不便
亦如
雄

池在深宮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
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
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
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烹魚肉而虎食則
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為醉
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察不
屑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察者如以醉而不計
絮屑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
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得者

論衡

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知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
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
行炙非也或時紂沉酒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為
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似林則言肉為林
林中幽真人時走戲其中則言裸相逐或時載酒用
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
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
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
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
也

傳語曰紂非時與三千人共飲於酒池夫夏官百般官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言家欲惡紂故言三千者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侯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一作主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傳語曰堯舜之金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六言茅茨采

論衡七

九

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三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書言兵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四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挾輔制周青臣以為面諛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溥于越，曰：諸生皆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王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吞古不敢藏詩書及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誦，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非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溥于越之陳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以非其實而又增之。

論衡七

傳語曰：町町者，荆軻之間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不已。復災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官，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大知為誰，盡捕諸生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四下，官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也。且誅之，荆軻之間何罪。

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
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
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解軻以徇不
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亦多同里而處
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田町也

論衡卷第七

卷第七

其於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田町也
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亦多同里而處
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田町也
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亦多同里而處
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田町也

論衡卷第八

王充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
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
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
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
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
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
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一有少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日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其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一再將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中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

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

則言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

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者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所出其腹實也
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所又言盡增其字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三射之入
沒其術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兒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生名不啻無害也
或以為虎或以為兒兒虎得益一實也或言沒術或

言飲羽羽則術言不同耳要以求以寢石似虎兒畏懼
必精射之入深也六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術造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
或精加意則其見真虎真身也一異射似虎之石入

沒術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術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焚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以弓弩更多方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死夫射焉東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國晉侯之目也可復洞

達於頂乎如洞達於頂晉侯且死車張十石之弩焉
大能入一寸矢摧為三况以一人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術人之精乃無乃力也乃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法徒尋物精焉矣言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若此者過入一寸如

謂之沒也

復謂能斷

以手推之也

之誠與今

不餘精力也

鋒箭推折也

廣射寢也

儒書稱魯

夫言其以木

夫刻之為

安能至於

當言遂飛

也言巧也

其上一驅

馬等則遂

木車等亦

者必失實

書說孔子

夫言周流

篇語子之

學乎如有好田以劍者見寢石則推而斫之可

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則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弓其欲得之

丁及其中心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

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其李

入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服墨子之巧刻木為鳥飛之三日而不集

為鳥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鳥以象鳥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自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

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

舟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還遂失其母如不為機關備具與木車

飛不集機關為須更間不能遠過三日則

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矣

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

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

者孔子自衛反魯日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

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卒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天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西伯

六年

刑

論衡

八

上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墨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又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劍以

尺故言之首之利荆

芒海刺刺之勇故增

其入尺增之也下劍

寸殆不能入尺以入

李張十石之弩射木

寸乃殺輕人之首身

是荆刺之方動也十

之剛也世強則剛之

至者世強則剛之

首刺者將莫

效天譴于將者邪亦

天之類也

儒者言言董仲舒讀

春秋

三年不

見存道以亡身不聞

不至門

已首適秦王不中山

劍盛投銳利之刃陷

其爭也夫言入銅在

不若七首堅剛入之

之設中秦王七首洞

之云尚不能入尺以

被龍淵之劍刃入堅

不若木表

不言其多力多力之

人莫若

無前所擊無下故有

入尺之

實刺擊無前下亦入

銅柱

重精一思忘不在他

三年不

也仲舒雖精亦時解

休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行一施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施張之
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子育月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
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祲多事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實奇之物使爲蘭或

正德一六三刊 論衡八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夫九鼎無能辟
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
不饜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
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恠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
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
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
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
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
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爲百物
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

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没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九

鹽生蔣英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彭城泗水也
如桀紂刻入
延津之意秦
昭王之視誤也
已入秦曰故
水皇之經泗水
桀紂身居曰桀
紂時以不亡為
神物存亡各
自有教未可
以神王之仁義

時周亡之時將軍擲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同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聞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

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惚之人
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
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
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去六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
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一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
外不粒食之民若穿匈儋耳焦僥跋踵之輩并合其
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
而尚書云萬國襃增過實以一天堯也欲言堯之德大
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
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一順一作天地天地祚之
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
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必以美增益其實案后
稷始受郅封訖於宣王宣王以云土外族內屬血脉所
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
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
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
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
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
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起仰而視之目見
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

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唯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者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

公治一一生補刊與論衡

二

監生蔣學

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
少也今易直言闕其少人尚書直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
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
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枝
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
勁莫謂手空乘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
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
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

十一

卷之八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
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
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
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
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

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
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
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
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
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
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
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
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
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卷之八

十

監生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
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
以懼之冀其語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
擊人肩磨其袖成幕連社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
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
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
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
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上崩瓦解安肯戡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成言血流浮杵

大禹馬妃者血流安...
考河北地高...
臣周...
言血...
三

春秋公七年夏四月...
雨...
如...
天...
者...
子...
雨

不及地...
地...
以...
其...
其...
光武皇帝之時...
居明光宮...
皇帝曰...
是以君子...
漢為今世增益功美...

夫貴光上書於...
積善修...
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
漢為今世增益功美...

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衰述失實離本獨已多
矣不遭光武論十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執藝之上
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論衡卷第八

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
矣不遭光武論十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執藝之上
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

論衡卷第九

王充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知者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正德一六年刊 論行九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者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能實不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才距師核道實我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
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
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行九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
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
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
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
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
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息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
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宣言唯水火之
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

子告之勅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畧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周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卷之二十三 論衡九

三

監生蔣瑛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夫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爲姦必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公冶長年補刊論衡九

四

監生蔣英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亦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怕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察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憊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
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
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
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

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
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
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
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
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知未成
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
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
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

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九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之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死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令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

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以對曰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

苑論九

監生蔣英

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予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

未嘗爲鄙陋也子路人道雖淺猶知實之實之非實
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
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夫死之人必
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
孔子誓以子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雖
命未嘗死天安得而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
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
若丹朱教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
重天命惡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
若時辛壬癸甲開吟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
推來以見十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
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
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
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王也己王致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
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
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
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

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
然之應孔子聖人然思不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
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
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致時無明王明王不
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
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致後亦不須孔子
孔子所望何其未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未也不相其
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
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
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
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
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
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
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齔國齔人衣
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齔國衣服孔
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
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為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
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
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
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
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皆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九

十二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
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
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
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
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
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
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孝具終 家有無 夫子不欲 以者新 里而故有 不似視獲 子之憾大 夫不可徒 行亦是 寓言而 人不解者 不如此說 脫驂之時 以解也 曰不忍夫 洋子無從也 以出子禮重 恐是以人 抗游治聖 人情者子 豈有不當 涉而涉乃 惡人情不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母乃已重乎孔子曰子卿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乎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予舊館脫

論衡

十二

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焉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德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侍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聘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
車以為鯨擲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
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得曰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

論語卷九

十四

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
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息義也夫父子之恩
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
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
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曰庶矣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
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
別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
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對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若宜對曰夫子為其事治其政令及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非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或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遜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

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織介之惡人不非而諱貶織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諾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知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哉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常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若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用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之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肝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肝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其辭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任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仕當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且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苛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瓜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

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歆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王充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儒者之
無用難
見於今
世矣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復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亡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
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
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
舊防也存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
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
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
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踏路而行須不踏者身
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
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二

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
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
不足貴夫志繫行顯不拘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
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
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
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
此亦有益也聞治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
木闔門不出紉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
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

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
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
衆功莫大焉嘗昔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
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
此二子解沮齊衆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
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
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
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
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
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
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
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
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
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
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
國之士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
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
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
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
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

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童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郤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多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郤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

稟性也消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
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
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
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
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
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
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
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
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
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
治十年生樂州論術十

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
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
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
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
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
太公不嘗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
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
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
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
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

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
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
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
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
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
之擇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到而棄之
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到而棄之於溝若是
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
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
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
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
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
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
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
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
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
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
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
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
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

治十七年補刊

六

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配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論衡

七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搆是子不孝不弟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搆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言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謂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未益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論若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

亦從
子低
弟與
濟
人之

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
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
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
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
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
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
之非也。鄭子產晨日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
其僕之手而聽之。有聞。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
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
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豈而
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
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與城之吏。亦任伍之
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
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
哀。猶靡擗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
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
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問口問。一實也。俱
不任吏。皆不參伍。屬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
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法。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

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
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
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
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
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
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郵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
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
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
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捫
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

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
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
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上像類賢行以
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
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
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
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
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
於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
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

多為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
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慕明法而專心
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
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
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
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
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
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
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
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
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十一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
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
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
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
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
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利之利乃可若設令
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

孟子曰明
知王之利為
安者之利
此等存身
焉言者
若此行
利而不為仁義
自是孟子一

通鑑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待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

嘉靖元年刊 論衡十

十二

敬得是

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慚於是且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子墨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矣知其所致之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曰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復後去之是後王不肯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

正德一六年刊

孟子行十

十三

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

六十年

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
 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
 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
 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
 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
 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
 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
 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
 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
 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年必有
 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
 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
 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
 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

論衡

十四

身

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
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
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
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
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言其間
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
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
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
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

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之時
也聖人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
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
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
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

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膏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兄有孟鐘

祿食者受

不身當事

至再得

曰惡用

不其其

以此

兄

性

母亦

世亦

日

之

子

似

堂

也

喉

其

也

查

乃

少

化

不

臣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為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謹鵝曰惡用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弘治十七年補刊

十七 監生蔣繼

道破乎。為正
室百卷。以見其
編。為。為。為。
有。有。有。有。
力。力。力。力。
件。件。件。件。
事。事。事。事。
生。生。生。生。
使。使。使。使。
其。其。其。其。
不。不。不。不。
日。日。日。日。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
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
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
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矢之室
因人故粟以履繼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
兄之不義有其操見於眾昭哲見論故避於陵不處
其宅繼履辟繼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
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哲不疑仲
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
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
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
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
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
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
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
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犬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十

十八

監生蔣繼

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矣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公治十七年補刊論衡十

十九

薛英

正命也夫子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墜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墜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

慎操修行
身被刑戮
此取謂夫
其道而死
正命也
子夏
其明漸愛之
子務難驅事
非其君亦有
智取之道皆

習為正

命當賤雖載入官猶為中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

二十

卷第十



